

唐山大地震

3C 黃佩雯

望着爸媽的背影被黑暗吞沒，我抱着小狗返回家中，失望地嘆了一口氣，對着小狗說：「狗狗，今晚又只剩下我們倆了。來！我們一起看報紙吧！」我輕撫小狗的毛，心想媽媽從前也喜愛撫摸我的頭呢！掀開報紙，看！日期正是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七日，我的八歲生日，爸媽卻只跟我吃頓晚飯後，就要回工廠工作，為何不能在這特別日子陪我一下呢？報紙上什麼「唐山附近的沿海漁場，魚兒像是瘋了，紛紛上浮、翻白，極易捕捉」，什麼「大白天，蝙蝠滿院子飛」，什麼「蜻蜓像蝗蟲般以百米的寬度結隊飛行」，什麼……什麼都不重要，即使發生在身邊，可是現在我關心的只是爸媽為何不陪我！

我捧着一肚子氣憤，鼓起腮兒，放下報紙、坐在牀上，小狗亦尾隨跳到牀上，我再輕撫小狗，溫柔地說：「還好有你在，令我不須獨自一人。」接着吹滅蠟燭，擁抱着小狗入睡。

「汪！汪汪！汪汪汪！」嘈雜的聲音傳來，使我從睡夢中驚醒，身旁的小狗不知何時走到大門去，不斷吠叫，又用腳拍打大門，像是要把大門拍破。我睡眼朦朧地起牀，帶着半開半合的眼睛，瞥了眼大鐘——三時四十分，整間屋子黑漆漆的，只能隱隱約約見到物件的形狀，這該是睡覺的時候，小狗不知為何像瘋了般，很想衝破大門，跑到外面去。此時，外面的動物亦驚覺，紛紛呼喊、奔走，狗吠聲、貓喵聲、牛牟聲、豬獠聲、羊咩聲、腳步聲……應有盡有，如去了大觀園一樣。

我站在小狗身後，不知所措之際，突然傳來一聲驚天巨響，天崩地塌、地動山搖，桌子上的物品無不跌在地上，玻璃碎裂，

重物擊在地上，比舞龍舞獅時嘈吵上百倍，我因地面劇烈晃動，失去平衡，跌倒在地上，無法站立。我抱着失去理智的小狗，奮力爬行，打算爬到桌子下躲避，不管小狗如何掙扎，我也不肯放鬆臂彎，免得小狗四處跑。

當我半個身子爬進桌底後，我回頭一看，不得了，不得了！一大片水泥脫掉，彷彿在撕洋蔥，將表皮一片片地掰開，上一秒它還在半空，下一秒它就重重擊打在我的小腿上，疼痛的感覺如被千針刺，把腳釘在地上，無論我如何拚命拽腳，也絲毫不動。很快地整間屋子的各部分也紛紛倒塌，整個家已經完全粉碎，我的世界已經整個幻滅。

不知過了多久，終於靜了下來，地不再搖動，動物也不再呼喊，可是我被埋在地下，被無數重物壓着，動彈不得；皮膚擦傷流血，特別是腳部被利器刺中，錐心的痛楚好像透過血一點點流走，身體輕浮的感覺使我不禁流淚，淚像缺堤的水很快就覆蓋整張臉，滴在小狗身上，被嚇破膽子的小狗微微震了震，輕吠了一聲。突然，腦海浮現爸爸昨天的話：「你已八歲了，長大了，不可再流淚……」對的，我不可以哭的，我要堅強！可是爸爸、媽媽，你們現在在哪兒？此時，像是有一隻大手撫摸我的頭，這感覺和媽媽撫摸我時無異，我不禁輕呼：「媽！」當我想觸碰大手時，大手立即消失得無影無蹤，我的手只是撲空氣而已。

血依舊向外流，隨着時間流逝，我感到越來越寒冷，手腳冷冰冰，我抱緊小狗，貼緊身體，牠是我唯一溫暖的來源，微弱的溫暖帶給我的幫助不大。帶着這寒冷的身軀，我多次想入睡，但我跟自己說不能這樣做，若然就再不會看見爸媽了！我堅持着半開半合的眼睛，直至在石縫中看到一絲光線，並漸漸擴大，咦！是爸爸工廠的手套、媽媽溫柔的大手，還有爸媽的

臉……為何比平時憔悴那麼多了？頭髮亂糟糟的，完全不像平日的整齊；眼淚混合泥沙，臉兒烏卒卒的。太好了！爸媽終於來找我了，可是「爸媽，女兒對不起你們……」，我用最後一口氣說出，然後閉上眼睛，鬆開臂彎……